

妙香室叢話

清張培仁著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月

夜

風

雨

晴

春

夏

妙香室叢話卷九

清 賀縣張培仁少伯甫編輯

戲咏紅樓夢詩

閨中揚翠厓大令維屏同諸詩友分咏紅樓夢中諸美。得十四人。而以寶玉一人為綱領。勾心鬥角。刻翠吟紅。美不勝收。茲節錄於此。翠厓自序文云。紅樓一書。為雲為雨。半宋玉之微詞。非霧非花。亦香山之調語。然而鋪排綺麗。摹寫溫柔。金迷紙醉之場。鴛鴦作對。翠閣紅牖之地。蛺蝶成行。欲倩徐陵為編新咏。便呼周昉難貌妍容。一葉一花。可歌可咏。余於暇時披閱一過。覺酒惡頓消。詩魔忽起。擇其尤者得十五人。各綴一律。愧非王渙。分題惆悵之詞。竊效李紳私賦會真之記云爾。眼語眉言。巧入時。此身不信屬男兒。揣摩閨態溫存慣。閱歷柔鄉解脫遲。玉鏡盟虛消鰓墨。錦鞵夢杳負烏絲。可憐許盡傷心事。侍婢無情總未知。寶玉涼雲罩碧護瀟湘。竹暈斑斑點淚光。病肺釀成秋瘦損。痴心幻出夢荒唐。琴牀彈怨絃先斷。花塚埋愁土亦香。一語寄卿應解恨。薛靈芸是寡鴛鴦。黛玉弱骨豐肌笑語工。靈心八面鬥玲瓏。羣花都入牢籠裡。絕豔偏藏閨淡中。合德生來香竟體。阿難歸去色成空。瓊箱怕檢金詞子。鴛

眼模糊玉筋紅寶釵森森瑤圃茁瓊枝。通脫如卿信不羈。一枕甜香嬌殢酒。四圍軟

玉冷麝詩。邀來白社談方縱。創出春燈謎亦奇。一事定饒棠棣妒。愛更裝束學男兒。

湘雲劉家諸妹總天人。瀟灑三娘最出塵。酒地花天供嘯咏。竹頭木屑見精神。芳心

私下漁竿穩。暈頰羞看酒令新。莫道明珠生老蚌。一枝紅杏占園春。探春算到黃梁

夢醒時。大都薄命怨蛾眉。誰知橄欖回甘味。轉在梅花耐冷姿。早歲離鸞悲寡女。中

年綴鳳美佳兒。泥金同捉孤鸞去。却笑逃禪阿叔痴。李紱手飛霹靂口翻瀾。閨閣論

才此大難。不識字偏工咏絮。最驚人是忍焚蘭。千縉子母權難盡。一枕神仙夢易闌。

不是小憐能續命。女牀無地可棲鸞。鳳瑤臺會上許飛瓊。錯被人間認小名。洛浦

通詞多恍惚。巫山入夢轉分明。睡酣棠頰春猶淺。信斷桃花病已成。家世由來是情

種。延年顏色亦傾城。可卿水淫棋隱與詩仙。併作優曇一現緣。蘂蔔靜依三寶地。梅

花香證四禪天。飛來野鶴無同調。夢醒宮鸞剩可憐。不繡鴛鴦偏繡佛。惱人最是戒

珠圓。妙玉獨得瑤池阿母憐。生成明慧冠羣仙。有緣秦女私攜手。無賴洪崖肯拍肩。

鴉鬢拚裁雲縷膩。猩唇羞吮口脂鮮。涅槃會散歸何處。不是情天是佛天。鴛鴦閒情

我欲問連波。大婦何如小婦和。金屋衾裯當夕少。瑤池姊妹受恩多。別營丹穴藏雛

鳳私出朱提。葬翠蛾。却羨百花生。日日泥人顏色。酒微醺。平兒王京多事。謫青琴。潘
涸飄零弱不禁。鬥草愁看花並蒂。耽詩算有月知音。溫柔偏入痴兒手。宛轉難回妒
婦心。惆悵石榴裙解後。米菱池畔散秋陰。香菱美人姿態。俠心腸。參透情禪。換佛粒。
帳底離魂。憐倩女。花前冷眼看蕭郎。漫留照影。方銅鏡。苦護盛詩。古錦囊。離燕無歸
孤雁去。雕籠愁對雪衣娘。紫鶯纖腰束素。髮鬆鴉。態態靈心。兩足誇孔雀。恨無連愛
縷。芙蓉原是斷腸花。生非媚蝶人還妒。唱到哀蟬月不華。猶記晚涼新浴罷。扇聲拉
雜笑聲譁。晴雯慣將軟語。激秦嘉。博得閨中眾口誇。誰識小心能竊玉。不須絕色便
稱花。多情欲學鴛鴦死。轉念翻憐燕子差。羨煞鄭櫻桃。有福紅巾親試守。官砂囊人
何左卿。大經和云。玉鏡分明下太真。披紗錯問阮郎津。調停費事痴兒女。生死為難
兩美人。未必伯仁全不負。可憐奉倩只傷神。平情一事虧君處。滿手天花脫此身。寶
玉明珠不炫夜來粧。鬢鎖蟾驚有異香。颺去扇邊雌蛺蝶。抱來花底冷鴛鴦。錯移梳
子栽禪界。忙逐槐花杳。堦鄉淚濕倍深仙侶感。生因李代悞桃僵。寶釵奇妒如卿不
測深。等閒游刃竟焚琴。桃花釀醋酸生臉。薑桂調羹辣到心。燭幌散籌羅刹政。歌筵
索笑滑稽音。牀頭一掬黃金淚。漏盡鐘鳴最不禁。熙鳳粉脂多謝小郎拈。指點啼粧

拂鏡奩。推蕙情難消露泣。護花力與解霜嚴。掩金條脫深傳意。隔玉闌干小避嫌。最

是記思看弱女黃羅襪。上淚痕添。

平兒

三五維參懶抱衾。怯寒跣坐碧窗陰。檀心烈

甚香都忌鎖骨銷時毀已深。花蕊舊痕如手搗。桂膏新印尚眉心。子京忍冷尋常事。

金線難為病女鍼。

晴雯

楊雪茶

慶環

和云。朗朗崑山玉不瑕。明珠結佩鬢簪花。得來

金粉胭脂氣。吹落風流富貴家。憐我憐卿心獨苦。成仙成佛念終差。半生錯愛依人

燕。又趁琴聲過碧紗。

寶玉

梅花清趣雪中探。小妹何如阿姊憨。不信因緣金鎖短。但

論腰態玉環堪。生來蘭麝香無價。睡到蘅蕪夢亦甘。忍把枯禪換濃福。檀奴原不算

奇男。

寶釵

秋水無塵玉有香。嫩寒鎖夢枕瀟湘。三生恨事消梳子。一縷春心上海棠。

幻境豈真通洛浦。微詞莫謾賦高唐。還他夫婿相憐意。身後頭銜禁尉光。

可卿

情款款語輕輕。手挽青絲有笑聲。香界胭脂憐睡虎。朱門風雨護雛鶯。此生俠骨兼花

鍊。他日星光替月明。記否蝶衣蓉粉外。有人僥倖理粧成。

平兒

努力圓成孔雀絲。病

猶情重況春嬉。妨他鸚鵡偷靈舌。生就芙蓉配好詩。鴉髻蓬鬆偏媚媚。蝶魂消瘦尚

嬌痴。可憐崔嫂風流甚。不為傷心為展眉。

晴雯

為卿小字署顰顰。寫出多愁多病身。

生小名花嬌絕世。年來雛燕苦依人。揚州明月縈詩夢。湘館涼雲散劫塵。惆悵一鋤

香露濕五更風雨送殘春黛玉

邵飛飛

邵飛飛福州府人。色藝俱絕。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欽使羅御史者。隨王師入閩。羅見而悅之。厚賄媒氏。佯為欲娶繼室。其父母得千金許之。既嫁。隨羅北歸。其大婦見之。愈生悍妒。以飛飛配一奴。飛飛作薄命詞三十首。流傳京師。有謀欲娶之者。飛飛旋死。所謂楊花無力。只好隨風也。今摘錄數章。以志惋惜。其詞云。韋韞仍是紫臺宮。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傖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好乘龍。烟樹關山幾萬重。殘粧零落為誰容。如何的的親生女。只愛金錢不愛儂。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綰烏雲不畫眉。羨殺隔林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胭脂。鸛鸛比翼兩相依。文彩踰躔世所稀。不料風濤生洛浦。鍛翎又逐野鷄飛。自傷薄命更誰如。蘭蕙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風流好似夢華胥。無端選婿慕金珠。堪動雙親一樣無。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好歡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南窗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棲。積雨汙泥已沒階。行行濕透小弓鞋。遙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騾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春蔥纖似玉。自生爐火簇烟煤。土屋茅

簷撲面塵。可憐觸目總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端坐華軒常帶嗔。炎天斗室穢難
聞。鬱鬱葱葱盡日薰。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
儂去嫁司閨兒。郎薄倖真堪恨。不記添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曾對並
頭看。何其棄置如秋葉。忍把琵琶別調彈。嗔言狂語體多般。翻道奴儂駛舌蠻。悵
望夕陽芳樹外。嬌聲嘹唳語家山。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為問生身
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不食鴿鷓婦。
相見誰憐竟不饒。自悔當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無情物。莫怪絲
絲線線不牢。鮫綃染血蹙雙蛾。搔首呼天喚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燈前只解唱燕
歌。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多是浣溪沙。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向若耶。良
宵無奈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難成鄉國夢。淒涼殘月照空樑。丰韻全消
病已生。人人猶說妾傾城。郎心何事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萍。土銍茅簷氣鬱蒸。
嗡嗡滿屋鬧蒼蠅。有人水閣珠簾裡。猶說今朝熟不勝。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色。知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者。

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召之入。欲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于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為之。而簡易不吝。後主常因暇日。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試為之。殆亦可乎。上乃取水銀以礪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於懷中。良久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竇之。削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炭中坐埃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銀錠。而刀跡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為火之所融釋也。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常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泄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嘗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之。亦可就。乃取龍腦漿以細絹裁囊。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

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頃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半瓶香氣。酷烈愈於舊者。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觀輔唐

包長明

往嘗讀包長明先生文。幽情逸韻。如焚異香。先生名爾庚。為吳門名士。少孤貧。勤攻苦讀。嘗與同社友飲於妓家。座中皆紈袴子。先生長身玉立。雖衣履甚敝。矯然獨立於雞羣。名妓琬娘心異之。引與語。漠然也。眾咸歡笑而散。一夕先生方夜讀。忽聞門外剝啄聲。啟戶視之。則一小鬟捧琬娘至。驚問之。曰。娘子從姊妹家來。乘月至此。少憩即去。女環顧四壁蕭然。家無長物。敝几上一燈熒熒。書編羅列。曰。貧至此。何能讀。遂云。及明。地上遺一臂釧。銜以珍珠。知女所遺物。趨還之。曰。未嘗遺物。固與之。不納。自是間日輒遣婢來。每有所贈。先生不忍却。而終以為恥。會山左某紳聞其才。以館聘。去將一載。忽有故人自江南來訪者。裙履鮮華。翩然一美少年。既見先生。不識也。詢之。曰。聞公名故來訪。遂邀至寓。掩扇脫履。笑曰。別來無恙耶。先生諦視之。則琬娘

也。大驚。女曰：「此來特從君。許我則生，不許我則死。」先生沉吟者久之，曰：「然則何以爲？」家曰：「是不難。」出資賃屋，與之俱居。主人聞而異之，戲贈以詩，有「玉因待價猶名琬，食豈無魚却姓包」，因資助焉。一夕，先生從行篋中出一物，封固甚密，啟視之，則臂釧也。曰：「卿固我之鮑叔也。」然何敢以卿常御物輕棄之？以是知先生非無情者。未幾，先生成進士，任京秩，遂與琬娘偕伉儷，盟白首焉。

婢報德

徐牧齋詠棠邑張太夫人遺事詩云：「巢痕重認舊朱門，華屋邱山忍再論。朔雪已穿東郭履，春暉猶戀北堂萱。黃金落落塵封久，白髮粼粼絮絮溫。厚福果應以子貴，獨傳風義解酬恩。」按夫人不知何處人，幼隨父母逃荒至山東，賣於恩縣郭氏爲婢。郭故世官，而饒於資者。主母待之厚，撫視如兒女。比長，婉婉性成，擁箕帚於堂前，侍晨昏於膝下，落落不與羣僕伍。主母沒，其子體先人意，不索值，出資嫁於東昌棠邑張司馬側室，生一子，歷任河南知府。夫人以主人恩，冒姓郭，迭膺封誥，爲太夫人。晚年家居，每念郭不置。一日，恩縣有買紅線者，過其門，婢媼輩偶訊里居。一婢曰：「太夫人鄉鄰也。」遂入白。俄傳命見於堂前，青裾素服，白髮髣髴，殆七十餘老院君也。問曰：「爾

知四女寺鎮郭官近況乎。曰郭有二子。式微甚。又曰。其家無恙耶。曰房屋俱變賣。祇有後樓數間。尚未拆毀。曰郭我姪也。煩致意。便中來視我。任貧迫。毋賣樓。款以酒食。並厚贐之。其人歸語郭。郭兄弟茫然。因傳意諄諄。姑束裝往探之。比至。太夫人延見於中堂。悲喜交集。慰問殷勤。所述皆五十年前事。郭等但唯唯。越日偕郭兄弟歸故里。省墳墓。一路安車駟馬。僕從如雲。及抵墓所。牢醴之豐。儀文之盛。見者嘖嘖。宵分屏人語郭曰。爾等識我乎。我乃爾祖女使婢名某某者。不忘義養恩。托姓郭。備述始末。彼此執手沈瀾。既又慨然曰。數十年中。人事變遷。一至於此。後樓一帶壁中。積鏹纍纍。皆曩日爾祖母與我所密藏者。即爾父亦不及知也。如言發之。果獲巨金。郭仍為富室。遂與棠邑張氏世為婚姻。稱貴族。紀此以為世家厚待使女之報。

紅友

東坡在宜興有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東坡曰。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常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綺。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太宰。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全也。

鶴林玉露

邵金寶。長安名妓也。平西侯戴綸與之暱。綸為京營參將。忤咸寧侯下獄。將坐罪死。念事非朝夕可免。離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予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子以待命。邵含淚收之。為畫策日費。以結權貴公子歡。兼買少妓。博市并富兒金。輾轉周旋。十餘年如一日。綸日用幸不缺。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坐。命侍女扶持之。委身下拜。謂其夫曰。夫難作。妾以病不能為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託病而去。其後金寶力勸綸急流勇退。與大婦偕老林下。士大夫蓋兩賢之。

美人八詠

陳克明有美人八詠。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蛺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窗人靜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溫。斜倚綉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眠。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鶻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繡簾。拈起繡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凝舒。一半兒歛。春醉云。海棠紅暈潤。

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繡云綠窗時有唾絨粘。銀甲頻將絲線撚。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和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寫殘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

才女徐蓉

米侍講漢雲令建昌時。有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役。一日見家僮輩雨素扇。一蘭一畫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纔二十三。作詩贈之云。夫婿羞為穎士奴。江干僻處長蘼蕪。寒燈自秘簪花格。水署如頒調水符。惜似縫裳秋影瘦。還憐紉佩墨痕濡。使君書畫船中坐。一握春風領略無。

鳳姑

永嘉令某公。以不羈才。裁滿縣花賦。情特甚。與斑竹莊鳳姑交尤密。斑竹當甌閩孔道。其地萊竹參天。飛泉激耳。嶺上客店十餘家。當壚多聚者。鳳姑尤稱翹楚。風鬟霧

鬢相映於山光雲影中。別有物外風致。一日有下路官騎從特盛投轄店中。密詢與夫知其奉上司憲檄。往永嘉盤查倉庫。鳳姑遂專急足通信。限漏夜必到有重賞。一面牢囚。烹盛筵款待。鳳姑故善應酬。工詞令。靚妝素面。指揮參錯於其間。某固飲。而醉者。一見心傾。遂通荏苒焉。詰旦欲行。鳳又留早膳。並招二三少艾。絲竹雜陳。以侑酒。不覺沉醉東風。又留一宿而去。及抵州。早已安排停當。盤查時。倉儲紅粟。庫盈朱提。鈎稽毫無虧短。委員回省銷差。某公旋膺卓薦。調省垣首邑。厚酬鳳姑而別。

黑兒

謝公濟世任部郎時。有僕曰赤鍾。性儇巧。善伺候。以此深得主人歡。又有車夫曰黑兒。多膂力。性拙直。酒後謾罵人。與赤鍾尤不相得。卒因媒孽之去。黑兒遂賃一蹇驢。趕腳長安市上。每遇主人車。垂鞭侍立道旁。後謝公因直諫獲譴。邊行有日矣。赤鍾忽捲盜宵遁。其餘僕人皆紛紛告假。黑兒忽攘臂直前曰。主人奉天子命。為萬里行。汝輩但知共安樂。不知共患難。非夫也。長跪於主人前曰。僕請行。遂揚鞭超乘。奉其主出彰義門而去。一路拾馬通炊。掬蹄泔飲。主與之酒。則謝不敢曰。此非飲酒時也。至配所。凡主人衣食寒暖。黑兒一以身任之。於其暇時。仍執圉人業。以其所得。為

主人薪水資。塞上莫不義之。閱數年。某公奉。上釋歸。仍在部中行走。黑兒仍飲酒。仍罵人。人詰之。則笑而不答。赤鍾流落良鄉。充走遞卒。車躪死於驛馬市口。黑兒為掩埋於義塚。後謝公仕至侍郎。每舉以語人曰。赤其名者黑其心。黑其名者赤其心。知人固不易哉。

賣菜翁

有賣菜者。居近河渚。編槿為籬。茅屋三四間。以居妻孥。有田約畝半。一畝種菜。半畝種花。稚髻老婦。翳頭稚子。提甕灌園。訢訢如也。每晨翁負擔入市。春初嫩蕨。秋末晚菘。種藝以時。灌溉有法。較他人為易售。午後則稚子提筐。周里巷喚賣花。凡時花之宜於瓶盎。便於插戴者。無不便有人過其居。延坐豆棚下。凡一花一草。縱橫於菜畦外者。無不濃淡盡致。而尤盛於菊。當霜清日晶。五色繽紛。不啻入萬花谷內。過此則寒菜一畦。冷光攢翠。映紅蠟梅水仙。點綴籬落間。翁夫婦曝背南榮。為稚子裝棉。索秫稻釀酒。又將卒歲計矣。夫其所操約。而為利無窮。翁可謂能自食其力者也。雖賣菜求益。而兼蒔花。亦不傷廉。予曾於露下過之。風清月上。絡緯蕭蕭。圃中百其虫者。百其聲。殆遠勝兩部鼓吹云。因夢意而述其事。

東坡詞

蘇東坡述懷有行香子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末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滿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不如歸去。作個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冬郎麗句

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北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橫。劫掠不已。公私咸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相州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宋姚寬以為本辭無關閨情。所補不合。然安知當時不別有所感。託之此女子乎。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妒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下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

倚醉云。倚醉無端尋舊約。却令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深宵語。遠處簾櫳半夜燈。抱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翦。敲徧欄干喚不應。

晝寢云。碧桐陰靜隔簾櫳。扇拂金娥玉簟烘。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惟見下裳紅。煩